

語法講話

中國學院語言研究所
中國科學院出版

語法講話

抽印本

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

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

語法講話抽印本說明

語法講話從一九五二年七月起，在中國語文月刊上連續登載，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止，共發表了二十一章，約十六七萬字。

現在把這個講話的原紙型抽出來重印一下（只有最後一章是重排的），合訂在一起，送請同志們提意見。等補充修訂之後再出單行本。

抽印本中行款文字（除最後一章外）都是原來發表時的形式，只把每期首尾那些不必要的標題之類刪去。頁碼也換了新的，不過因為文中常有回指中國語文某號之處，為參考方便，同時把中國語文原來的年月面數也注在一邊，放括弧裏。例如：

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號 14）

意思是抽印本這一面就是中國語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號的第 14 面。

講話在發表的時候，本來用新五號字排，後來有改用六號字的，純是為了節省一些篇幅，別無深意，將來當然要改一律的。

抽印本前頭添了一個總目錄，末尾附了一個正誤表。

目 錄

一 語法是什麼	1
二 為什麼要學習語法	1
三 詞類	3
四 句子的成分	5
1 主語、謂語	5
2 補語	6
3 賓語	6
4 向心結構	7
5 並列結構	8
6 分析句子的步驟	8
五 句子的種類	9
1 體詞謂語句	9
2 形容詞謂語句	10
3 動詞謂語句	11
4 主謂謂語句	12
六 時間和地位	13
1 時間詞	14
2 地位詞	13
3 定位詞	15
4 定位詞的引申用法	15
七 幾個特殊的動詞——“有、是”等	17
1 有	17
2 是	19
3 在、有、是三字用法的比較	20
4 為、像	21
八 主語、賓語	22
1 主語	22
2 賓語	24
九 修飾語	27
1 名詞的修飾語	27
2 動詞的修飾語	29
3 形容詞的修飾語	30
4 “的”字的另外一些用法	30
十 補語	31
1 緊接着動詞形容詞的補語	31
2 帶“得”帶“不”的動補結構——可能補語	32

3 帶“得”(的)的動補結構	33
4 帶“個”的複語	34
5 補語跟賓語、修飾語的比較	34
十一 助動詞	35
1 能、能够、會、可以、可能、得(勿送)	35
2 敢、肯、願、願意、要	36
3 應、應該、應當、該	36
4 須、須要、得(勿入)	37
十二 副動詞	37
1 把	37
2 被	38
3 從、在	39
4 對、對於、關於	40
5 跟、和、同	41
6 比	41
十三 運動式、兼語式	43
1 運動式	43
2 兼語式	45
3 運動式兼語式以外的複雜謂語	46
十四 並列、並列句、偏正句	48
1 句中成分的並列	48
2 複合句	51
3 並列句	52
4 偏正句	52
十五 代詞	54
1 我、你、他	54
2 自己	55
3 別人、人家	55
4 大家、大夥兒	56
5 誰、什麼	57
十六 指示詞	58
1 這、那	59
2 這會兒、那會兒、這兒、那兒	60
3 這麼、那麼、這樣、那樣	60
4 哪、哪會兒、哪兒、怎麼、怎樣	62
十七 數詞、量詞	63
1 數詞——基數、序數	63
2 二、兩	63
3 分數、小數、半、倍	64
4 大概的數量	64
5 量詞	65

十八	副詞	67
1	很、極、太、最、更、比較、稍、略、多、多麼	67
2	必、一定、不定、也許、或者、大約、大概	67
3	都、只	68
4	又、再	68
5	還、也、就	70
十九	否定	71
1	不	71
2	沒有（沒）	71
3	甭、別、勿、休、莫	72
4	否	72
5	雙重否定	72
二十	問句	73
1	特指問	73
2	是非問	73
3	選擇問	73
4	反復問	73
5	簡短的問句	73
二十一	語氣	74
1	疑問、反問：嗎、呢、啊	74
2	祈使、禁止：吧、了、啊	75
3	測度、商量：吧	76
4	陳述：的、了、呢、罷了、麼、啊	76
5	停頓：吧、麼、呢、啊	77
正誤表		78

一、語法是什麼

語法是什麼？語法就是造句用字的方式。我們舉些個例子來說明這兩句話。比方說：

甲 乙 丙
張三 吃 橘子。

這句話可以分成甲‘張三’、乙‘吃’、丙‘橘子’三項。其中甲乙丙三項都可以用別的字來代替，造成各種各樣的句子。甲項‘張三’可以改成‘李四、王先生、你、我、他’等等。乙項‘吃’可以改成‘拿、買、賣’等等。丙項‘橘子’可以改成‘饅頭、飯、魚’等等。用這種辦法造成的句子，數目很多，意思當然不同，可是格式都相同。我們可以改了一項再改一項，甚至把原句的三項都改了，格式還是保持不變。‘張三吃橘子’，‘李四賣飯’，‘他買魚’，這些句子的意思各不相同，而句子的格式都一樣。

再舉些個例子：

雨下得真大，大極了。

屋子裏真熱，熱極了。

這天兒真長，長極了。

我們比較這三句句子，可以看出格式一致的地方。

我們說的話，書報上印的文章，句子的數目是無限的，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。語法就是討論句子的各種格式。

句子是拿字造成的，有些字的用法有相同的地方。比方說：‘吃、拿、買、賣’這四個字都可以擋在‘張三’跟‘橘子’這兩項的中間，造成一句話。‘大、熱、長’這三個字都可以擋在‘真’字的後頭，‘極了’兩個字的前頭。

有好些字的用法跟‘吃、拿、買、賣’相似，有好些字的用法跟‘大、熱、長’相似。我們討論字的用法，不能老說‘吃、拿、買、賣’等字怎麼樣，‘大、熱、長’等字怎麼樣，那多累贅。所以把字分分類，說起話來才方便。

句子的格式裏頭，最要緊的就是字的次序。現在舉些個例子來說明次序的重要性。

有些話，次序更動了，意思還差不多。例如：

他每天上午開會上課。=他每天上午上課開會。

今天晚上張先生講演。=張先生今天晚上講演。

有些話的次序不能更動，更動了就沒有意思。比方說：‘張三吃橘子’是句話，‘橘子吃張三’就不成話。‘好極了’的意思很明白，‘極了好’就沒有什麼意思。

有些話的次序能更動，可是更動以後不是原來的意思。例如：

不得了。不得了。

他的毛病沒有完全改。他的毛病完全沒有改。

工人寫的詩。寫工人的詩。

政權的本質現在已有了基本的變化，從統治人民的政權變成了人民統治的政權。

我們觀察小孩兒學話，可以明白好些道理。兩三周歲的小孩兒能說出各種各樣的句子來。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他聽見別人說過的，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出來的，這個道理就是句子的數目無窮，句子的格式有限。等到他學會的格式相當多，通過不自覺的替換作用，他就什麼話都能說了。要是一定要聽一句才能說一句，那麼他能說的話就很有限了。

小孩兒有些時候也說出不合習慣的話來。有些是用字不合習慣。比方他說‘兩塊糖’、‘兩塊椅子’、‘兩塊貓’，就因為不知道‘椅子’跟‘貓’字前頭照習慣不能用‘塊’字。有些是字的次序不合習慣。比方他說‘媽媽打我，媽媽怕我’（他的意思是‘媽媽打我，我怕媽媽’），就因為不知道‘媽媽怕我’不等於‘我怕媽媽’。

為什麼能說‘兩塊糖’不能說‘兩塊貓’？這是習慣。為什麼‘媽媽怕我’不等於‘我怕媽媽’？這也是習慣。語言是社會的習慣，語法就是描寫這種習慣的。

二、為什麼要學習語法

為什麼要學習語法？學習語法可以使我們的話說得更正確、更清楚。大家知道，說話的目的是表達思想。思想要表達得正確、清楚，才能使對方充分了解。上面說過，語言是社會的習慣，語法是描寫這種習慣的。說話要不違背社會的習慣，必須掌握語言的規律。語法是給我們指明這些規律的。

有人說，我們從來沒有學過什麼語言的規律，可是也會說話，說了人家也能了解呀！是的，前面已經說過，小孩兒沒有學過什麼規律，也能說出各種各樣

的句子來。那是他學會若干具體的句子，從那些句子的格式裏，通過不自覺的替換作用，自然理會得來的。可是那只是感性的認識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是靠不住的，所以有時候他們也會說出不合習慣的話來。大人也一樣：誰都會說話，但有說得好的，有說得不好的。所謂說得不好，就因為他說話時有些習慣跟社會的習慣不合，因而不能讓人正確清楚地了解他的意思。毛主席說：‘語言這東西，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，非下苦工不可。’大家知道，語言的材料是詞彙，語言的構造方式是語法。詞彙必須按語法的條理排列，才是可理解的話。學習語法，正是教我們對於語言的規律，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的認識，自覺地掌握我們的語言。

有人說，從前人不學語法，也能說話寫文章，怎麼現在就要學語法呢？我們知道，語法能夠幫助我們說話、寫文章，使我們思想表達得更正確、更清楚。自然，話說不好，文章也沒法寫通，學語法首先是為的幫助我們把話說好。可是在說話的時候，一句話說不清楚，對方還可以發問，可以再說一句，並且還有實際環境、手勢、表情、腔調等等幫助了解；寫文章就沒有這些方便：文章應該精練些，簡潔些，更要求較

嚴密的組織，因此語法對作文的幫助更大。從前能寫文章的人，大都不從事體力勞動，他們有時間‘十年窗下’，熟讀古書，從熟練中體會文句的組織規律，花費的功夫很多；我們現在却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學會作文。其次，從前人寫文章，大多數模仿古人，跟口語是脫節的，文語對口語可以說沒有什麼影響；今天言文是相當一致的，文章寫不通，也就直接影響我們語言的純潔健康。今天我們提倡多寫多發表，以便交流經驗，互相提高，因此就得防止不通文句的惡劣影響。有些同志拿起筆來就想着‘我在“做”文章’，不免搭起架子，愛把自己的特別詞彙、用語裝進去，還喜歡學時髦，模仿一下自己讀過的理論書和文學作品（這些理論書和文學作品有些是翻譯來的，語法沒有中國化，往往中西雜糅，文白夾縫）。於是我們常常看到有些文章，裝腔作勢，句式盤扭，不像中國話。因此，我們就需要一個尺度來檢查自己的文章，衡量別人的作品，這把科學的尺子就是語法。我們不能因為從前人不學語法，就說語法的學習是多餘的。

為了澄清目前語言混亂的現象，為了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，學習語法，以求掌握我們語言的規律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三、詞類

我們平常說“字”，有兩個意思：紙上寫的叫做“字”，口裏說的也叫做“字”。比如說，“這本書每面兩千字”，是指紙上寫的字。又如說，“那個人講的話字字分明”，是指口裏說的字。由此可見，字是書寫的單位，也是讀音的單位。紙上寫的一個漢字通常代表口裏說的一個音節。有時候一個單字就表示一個意義，如“人、馬”這兩個字，每一個字就是一個意義單位。有時候要兩個字或者三個字連在一起才表示一個意義，如“蘿蔔、白菜”是兩個字合成的意義單位，“機關槍、自行車”是三個字合成的意義單位。語法書裏把這種意義的單位叫做“詞”。“人”是一個詞，“馬”是一個詞；“白菜”也是一個詞，“自行車”也是一個詞。一個詞可以是一個字，也可以是兩個字或三個字。

一個詞有一個詞的特殊意義。一類詞又有一類詞的共同性質，共同用法。“人、馬、白菜、自行車”，這四個詞各有各的特殊意義，但都是一種事物的名稱，前頭都可以加上數量詞，如“一個人、兩匹馬、三棵白菜、一輛自行車”。又如“來、去、告訴、打聽”，這四個詞也各有各的特殊意義，但都表示一種動作，前頭都可以用“不”字來否定，如“不來、不去、不告訴、不打聽”。

我們按性質和用法把詞分爲以下各類，每類舉一些例，必要時稍加說明。詳細情形以後還要討論。

一、名詞——風、雨、山、河、工人、農民、哥哥、弟弟、報紙、雜誌

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思想、問題、階級、行爲、原則

毛澤東、斯大林、中國、北京、莫斯科

今天、明天、早晨、晚上

上頭、底下、中間、旁邊

“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上、下、前、後、內、外、裏、中、左、右”，這類字往往放在名詞的前後，表示地位或時間。放在名詞前面的如“東城、前門、外國、裏屋、上半天、下半天”。放在名詞後面的如“城東、門前、國外、屋裏、桌子上、飯前、飯後”。這類字可以叫做“定位詞”。

許多雙音的動詞，如“調查、研究、指示、報告、批

評、教育、訓練”，也是名詞。也有少數單音詞，如“鎖、錚”等，是名詞，也是動詞。有的名詞帶“兒”，如“雞蛋黃兒、鋼筆尖兒”，“畫一張畫兒”，“點一個點兒”。有的名詞帶“子”，如“桌子、剪子、矮子、麻子”。有的名詞帶“頭”，如“石頭、饅頭、苦頭。”

二、代詞——我、你、他、我們、咱們、你們、他們、自己、誰、什麼

三、指示詞——這、那、哪、各、每、某

四、數詞——一、二、兩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半、幾

五、量詞——個、隻、把、條、根、張、匹、件、塊、丈、尺、寸、斗、升、斤、兩、畝、分、副、對、雙、套、羣、班、種、類、

量詞通常用在指示詞或數詞的後面，名詞的前面，比如“那匹馬，一隻眼”。有些名詞也可以是量詞，比如“一壺茶”的“壺”，“兩碗飯”的“碗”。數詞加上量詞可以簡稱“數量詞”，如“一個，兩隻”。北京口語的“倆、仨”，是“兩個、三個”的合併，所以就是兩個數量詞。有一類數量詞用在動詞的後面，表示動作的次數，比如說“睡一覺”，“走兩趟”。

六、動詞——來、去、坐、立、飛、走、笑、哭、咳嗽、休息、看、聽、寫、讀、做、幹、打、罵、告訴、遇見、指示、發明、批評、討論、是、像、有、在

許多雙音動詞也可以是名詞，比如說“這是一個新發明”，“接受他的批評”，這裏“發明、批評”就都是名詞。也有少數單音動詞也是名詞，比如說“犁田、鋤草”，“犁、鋤”是動詞；“一把犁、一把鋤”，“犁、鋤”是名詞。

另有助動詞和副動詞，這兩類跟動詞有相近的地方，附在下面。

助動詞——能、會、敢、該、肯、要、可以、必須、值得

助動詞通常用在動詞前面，如“能寫能算”，“敢說敢幹”。有時候承接上文，也獨立使用，如“這也

可以”，“他敢嗎？”

副動詞——把、將、連、從、向、給、對

關於、對於、由於、至於

副動詞通常不做謂語的主要成分，如“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”，光說“把全國的人民”，就不成話。又如光說“至於這個問題”，也不是一句完全的話。但是副動詞也間或作主要謂語，如“那不至於罷”，“這全由於他糊塗”。這時候“至於、由於”就和動詞一樣，也可以叫做動詞。

七、形容詞——紅、黃、白、黑、大、小、長、短、高、低、厚、薄、深、淺、冷、熱、輕、重、寬、窄、酸、甜、苦、辣 英明、偉大、堅強、勇敢、穩當、正確、老實、生動

形容詞是表示事物的性質的，都可以放在名詞前面，修飾名詞，如“大風、紅旗”、“英明領袖、正確理論”。形容詞也都可作謂語，如“這陣風真大”，“那座山很高”。有時候形容詞加上“了、起來”一類字樣，如“花紅了”，“雨大起來了”，簡直和動詞沒有區別。比較：“花開了”，“雨下起來了”。

形容詞這樣用的時候，就可以認為是動詞。

八、副詞——並、不、都、才、就、只、再、又、還、很、太、更、最、多麼、已經、究竟、漸漸、常常

副詞通常修飾動詞、助動詞、副動詞、形容詞，如“他不來了”，“只能讀，不能寫”，“只把這個問題提出來”，“盡最大的努力”。也可以修飾另外一個副詞，如“並不很大”。

許多形容詞也可以是副詞，如“深入淺出”，“精打細算”，“老實說罷”。

九、連詞——和、跟、同、與、及、而、而且、並且、雖然、所以

十、語助詞——啊、吧、嗎、嘿、呢、了、的

語助詞是表示語氣的，通常在一句的末了或句中停頓的地方，如“下雨了，怎樣辦呢？”“雨傘嘿，他帶走了。”“他會來的。”

十一、象聲詞——啊、唉、喂、嗯、呀、喇、哼、嚙、砰、噠

除了上面列舉的詞，還有一些字總是附在一個詞的前面或後面。附在前面的叫做“詞頭”，如“第一、第二”的“第”字，“老張、老李”，“老虎、老鼠”的“老”字。附在後面的叫做“詞尾”，如“吃着飯呢”的“着”字，“喫了飯就來”的“了”字。詞尾“的”字不單可以附在單詞後面，如“我的、你的、吃的、用的、紅的、黃的”，也可以附在詞羣後面，如“種田的、做工的、剛買來的菜、他送我

的書”。

許多詞只屬於一個固定的詞類。比如“工人、農民、問題、性質”只能是名詞，“看、聽、告訴、遇見”只能是動詞，“也、太、漸漸、常常”只能是副詞。但是有時候一個詞可以屬於兩個不同的詞類。上文我們已經提到，“犁、鋤”兩個字可以是名詞（兩種農具的名稱），也可以是動詞，（如“犁田、鋤草”）。“批評、指示、報告、發明”可以是動詞，也可以是名詞。有時候一個詞可以屬於三四個不同的詞類。例如“小組會、開會”的“會”是名詞；“會客、會朋友”的“會”是動詞；“會寫會算”的“會”是助動詞。又如“把門”的“把”，意思是“看守”，是動詞；“把門打開”的“把”是副動詞；“一把刀”的“把”是量詞；“車把”的“把”是名詞。

我們說一個詞可以屬於幾個不同的詞類，是不是說詞無定類呢？不是的。一類詞有一類詞的性質、用法。比方說“開會”的“會”是名詞，因為可以說“開一個會、開這個會”，又可以說“開門、開飯”，可見“會”字是名詞性質。“會客”的“會”是動詞，因為可以說“會着客呢”，“會過客了”，還可以說“送客、迎客”，可見“會”字是動詞性質。並不是說一個“會”字，在“開會”裏當名詞用，在“會客”裏當動詞用。“開會”的“會”只能是名詞，“會客”的“會”只能是動詞，嚴格地講，並不算是同一個詞。同樣，“把門”的“把”，“把門打開”的“把”，“一把刀”的“把”，“車把”的“把”，也可以看做是四個不同的詞，不必說是一個詞有四種不同的用法。

四、句子的成分

我們在第一節(本刊一九五二年七月號)說過：“我們說的話，書報上印的文章，句子的數目是無限的，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。”每一種句子的格式都可以從“成分”和“次序”兩方面來觀察。比方說：

我們一定搞好自己的工作。

在這句話裏頭，“我們”是“主語”，“一定搞好自己的工作”是“謂語”；主語在謂語的前面。“搞好”是動詞加“補語”，“工作”是“搞好”的“賓語”；補語賓語都在動詞的後面。“一定”是“搞好”的“修飾語”，“自己的”是“工作”的“修飾語”，“搞好”和“工作”是被修飾的“中心語”；修飾語在中心語的前面。

底下我們分別討論各種成分。

1. 主語、謂語

主語在前，謂語在後，合起來造成“主謂結構”。現在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兩個成分的關係。有些主語對謂語講是“施事”，就是說謂語所說的行為是從主語發出來的。例如：

毛主席領導我們建設新中國。

我們一定要把天成鐵路修好。

劉司令員上了船。

暖暖的陽光照着廣場。

他洗衣裳。

我就回來。

有些句子正相反，主語並不是謂語的“施事”，倒是謂語的“受事”，就是說主語是受謂語所說的行為影響的。例如：

美國侵略軍隊在朝鮮打敗了。

他應該受批評。

自行車他騎出去了。

有些句子無所謂“施事”“受事”，主語只是謂語陳述的對象：

成渝鐵路通車了。

全國分成六個大行政區。

淮河流域有六千萬人口。

北京是全國政治的中心。

這事情好辦。

我很頭痛。

以上舉的這些例子已經可以說明主語謂語之間有各種各樣的關係。就意義講，主語謂語的各種關係固然不同；就語法講，上述各例句中加點的部分一律是主語，不加點的部分一律是謂語。

比較底下兩句話，我們就可以看出謂語的性質來。

自行車他騎出去了。

他騎出去的自行車是新的。

光說“自行車”不像句話，人家就會問你，“自行車怎麼樣？”一定得加上“他騎出去了”一類話才能讓人滿意。同樣，“他騎出去的自行車”也站不住，也得加上“是新的”一類話才算完。“他騎出去了”放在“自行車”後面，是謂語；有了謂語，這句話就站住了。“他騎出去的”加在“自行車”前面，是修飾語，修飾語無論多長都沒有謂語的作用。我們說話爲的是說明事情，光說“自行車”或“他騎出去的自行車”都是有頭無尾，把聽者懸在半空裏，總得加上謂語才行。

主謂結構獨立使用就是句子。但是有時候主謂結構並不獨立，只作句子的一個成分。例如：

成渝鐵路通車了。

這是獨立的主謂結構，就是一個句子。要是說：

成渝鐵路通車充分表示中國人民的力量。

這句話裏，“成渝鐵路通車”這個主謂結構就是全句的主語。假如說：

全國人民慶賀成渝鐵路通車。

這句話裏，“成渝鐵路通車”這個主謂結構就是賓語。假如說：

成渝鐵路通車那天，重慶成都內江等地都開會慶祝。

這句話裏，“成渝鐵路通車”這個主謂結構就是修飾語。主謂結構做主語，做賓語，或者做修飾語，都只是句子

當中一個成分。

2. 補語

動詞形容詞可以獨立做謂語，如“我去”，“這碗茶濃”。不過這種句法比較少，動詞形容詞前面往往有修飾語，後面往往有補語賓語。先說補語。

動詞或形容詞後面可以另外加上動詞形容詞之類，來表示前一個成分的結果、趨向、可能性等，這一類成分叫做補語，因為他對前一個成分有所說明，有所補充。請看這兩句話：

我打掃屋子：我把屋子打掃乾淨。

第一句光說打掃，究竟打掃得怎麼樣沒有交代；第二句說明了是打掃乾淨，“乾淨”就是“打掃”的補語。同樣，“完了”是“寫”的補語。

我寫文章：我寫完了文章。

“完了”是“寫”的補語。

他急了：他臉都急紅了。

“紅”是“急”的補語。這三個補語都是表示結果的，叫做“結果補語”。

還有一種補語是表示趨向的動詞，叫做“趨向補語”。例如“飛來、飛去、送來、送去、走進、走出”，“來、去、進、出”都是趨向補語。動詞“起、進、出、上、下、過、回”加補語“來、去”，也可以放在別的動詞後面，當作趨向補語用：“起來、起去、進來、進去、出來、出去、上來、上去、下來、下去、過來、過去、回來、回去”。

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。

他們從地下爬起來，揩乾淨身上的血跡，掩埋好同伴的屍首，他們又繼續戰鬥了。(毛澤東)

大家坐下來，我們開會了。

趨向補語如“起來、下去”之類有許多引申的用法，比如“起來”有時候表示開始，“下去”有時候表示持續。例如：

你看，雨又下起來了，等會兒再走吧。

老等下去也不行啊，天都快黑了。

抗美援朝的工作，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。

所謂開始持續，不可看得太拘泥。說開始可能是開始已久，不過說話的人剛注意到罷了。說持續是表示特別着重以後的意思，並不表示過去沒有那回事。

動詞加補語叫做“動補結構”。動補結構可以帶賓語，例如：

要搞通思想，非參加社會活動不可。(老舍)

又傳下命令來，要隊伍今天無論如何爬過這座山。

我一定站穩立場，發動羣衆，打倒地主，努力搞好生產。(報)

“搞通，爬過，站穩，打倒，搞好”都是動補結構，後頭跟着賓語，和動詞“參加、發動”後頭跟着賓語情形一樣。

上頭兩種補語的前面都可以加上“得”字，表示“可能”的意思，加上“不”字表示“不可能”的意思。這種補語叫做“可能補語”。例如：

我把屋子打掃乾淨。

這屋子很小，一個人就打掃得乾淨。

那屋子太大，一個人打掃不乾淨。

“乾淨”是結果補語。“打掃得乾淨”是說能打掃乾淨，“打掃不乾淨”是說不能打掃乾淨。

你把這塊石頭拿起來。

他力氣大，拿得起來。

我力氣小，拿不起來。

“起來”是趨向補語，“拿得起來”是說能拿起來，“拿不起來”是說不能拿起來。

補語的種類很多，這裏只舉這三種作例，以後還要詳細討論。

3. 賓語

動詞副動詞的後置成分，表示受事、時間、處所的，叫做“賓語”。例如：

我們必須克服困難，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。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（不管什麼人）學經濟工作。(毛澤東)

“困難”是“克服”的賓語，“自己不懂的東西”是“學會”的賓語，“一切內行的人們”是“向”的賓語，“經濟工作”是“學”的賓語。動詞副動詞加賓語叫做“動賓結構”，有些動詞帶賓語，有些不帶賓語。帶賓語的動詞也不是老帶賓語的。例如：

我洗衣裳：衣裳都洗完了。

我打破了一個茶碗：茶碗打破了。

他去上海了：他去了。

副動詞跟賓語的關係都是提示性質，把賓語提出來討論。例如：

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。(毛澤東)

我對這問題沒有意見。

有各種不同的動詞，因此動詞跟賓語也有各種不同的關係，現在舉些例子來說明。有些賓語是動詞的受事：

請關上門。

我不抽煙。

他拿出一本書來。

三十萬民工挖土。

三十萬民工挖了一條大渠。

他寫了一封信。

可以照一張相。

有些賓語表示處所：

他哥哥在東北做工。

他母親來北京，他已經去上海，兩人沒見着。

有些賓語表示經歷的一段時間：

我在昆明住了七年，那裏天氣真好。

這個歌兒不容易唱，我學了半天才學會的。

他到車站，火車已經開了五分鐘了。

有些賓語表示事物的存在：

淮河流域有六千萬人口。

有這一場雨，今年的莊稼壞不了。

北京的馬路真好，兩旁都是樹。

桌子上放着兩瓶花。

有些賓語表示主語的類別：

那是我買來的筆。

朝鮮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。

這是斑鳩，不是鴿子。

有時候一個動詞可以帶兩個賓語，例如：

他送我一本書。

你快點兒，我們等你五分鐘。

我請教他一個問題。

“我、你、他”是賓語，“一本書、五分鐘、一個問題”也是賓語。

以上所舉的例，賓語都是名詞（有時候是帶修飾語的名詞）或者代詞。事實上賓語也是名詞代詞最常見。不過，賓語可並不限於名詞代詞。形容詞也可以做賓語，如：

我們不怕艱難困苦。

這人似乎好高騖遠。

動詞也可以做賓語，如：

他喜歡游泳。（比較：他喜歡小孩子。）

地主怕鬥爭。（比較：地主怕農民。）

動賓結構也可以做賓語，如：

我們反對武裝日本。

主謂結構也可以做賓語，如：

我們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日本。

4. 向心結構

向心結構由修飾語加中心語組成，修飾語放在中心語的前頭。修飾語的功用是限制或描寫中心語。比較底下兩句話：

解放軍 打垮了 反動派。

英勇的解放軍很快地打垮了大陸上的反動派。

這兩句不同的地方在於第二句多了三個修飾語，“英勇的”修飾“解放軍”，“很快地”修飾“打垮了”，“大陸上的”修飾“反動派”，話說得更詳細一點。無論加不加修飾語，句子的格式還是一樣的。第一句的主語是“解放軍”，第二句的主語是“英勇的解放軍”。其他可以類推。第二句去了“英勇的”、“很快地”、“大陸上的”三個修飾語，就成第一句，仍舊是一句完整的話。但是如果把第二句中三個中心語都去掉，只剩下“英勇的，很快地，大陸上的”，那就不成話了。可見向心結構裏頭，修飾語和中心語兩個成分不平等，而是一偏一正的，一個是中心，一個是向着這個中心的，所以這種結構叫做向心結構。

向心結構裏頭修飾語和中心語有各種不同的關係。拿名詞前頭的修飾語來說，有的是領屬性質，比如說，“我的衣服”，“他的帽子”，

人民的力量最大，人民的智慧無窮。

有的是限制性質，比如說，

資產階級剝削工人，地主階級剝削農民。

採取謙虛態度，防止驕傲態度。（毛澤東）

老實人說老實話。

有的是描寫性質，比如說，

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，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，偉大的革命家。

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，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。（毛澤東）

動詞形容詞前頭的修飾語，例如：

中國人民應當加倍努力，為完成自己的神聖任務而奮鬥。（毛澤東）

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，異常確定與毫不含糊的。（毛澤東）

“加倍”表示“努力”的程度，“異常”表示“清楚、確定”的程度。“毫不含糊”的“毫不”否定“含糊”，是說一點也不糊塗。又如：“滿腔熱情地、勤勤懇懇地並適合情況地去幫助本地幹部”，“滿腔熱情地、勤勤懇懇地、適合情況地”表示幫助的方式，表示怎麼樣去幫助本地幹部。

名詞前頭的修飾語可以是名詞，如“學習政治理論”，“保衛世界和平”，“打倒戰爭販子”。也可以是代詞，如“我們學校造新房子了”，“他哥哥是志願軍”。也可以是動詞，如“解放戰爭”，“建設事業”，“剝削階級”、“侵略陣營”。也可以是動賓結構，如

抗美援朝運動是保家衛國的運動。

也可以是主謂結構，如

暴風雨帶來的雨點，打到臉上像針扎一樣。

動詞前頭的修飾語最普通的是副詞，如“慢慢兒寫，好好兒說”，“他常常來，叫他不要再來，他又來了。”但是也不限於副詞，如“大力推行速成識字法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。

形容詞前頭的修飾語大都是副詞。如“很大、頂高、最長、極重、不穩當、不很穩當、最穩當”。

還有一種修飾語，如“大體上說，他是個好人；認真說，他可有點兒糊塗”。其中“大體上說”修飾“他是個好人”，“認真說”修飾“他可有點兒糊塗”。注意“幸而他來了”跟“他幸而來了”意思不全一樣，比如說：

幸而他來了，要不然我們要迷路的。

他幸而來了，要不然他一個人要迷路的。

“幸而他來了”的“幸而”修飾“他來了”，“他幸而來了”的“幸而”只修飾“來了”。

5. 並列結構

向心結構的成分有偏有正，如“大砲”，“大”是修飾語，“砲”是中心語。並列結構的成分是平等的，如“槍砲”的“槍”跟“砲”兩個成分是並列的。

並列結構可以做句子的各種成分。

朝鮮越南是我們友邦。

“朝鮮越南”是並列結構，當主語用。

土改了，他家分到二十畝地、一條牛、四間房子。“二十畝地、一條牛、四間房子”是並列結構，當賓語用。

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、勇敢的、勤勞的民族。（毛澤東）

“偉大的、勇敢的、勤勞的”是並列結構，是“民族”的修飾語。

人類的智慧能够征服自然，改變自然。

“征服自然，改變自然”是兩個動賓結構並列。

我們必須重視並且辦好小學教育。

“重視並且辦好”是並列的動詞結構，“並且”是連詞。

一句話裏頭可以有好些個並列結構：

並不奇怪，這（指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爭鬥）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，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，一種又痛又癢的矛盾。（毛澤東）

這句話裏頭，“‘大狗小狗’‘飽狗餓狗’八個字是由兩個並列結構組成的並列結構，我們可以加幾個字來說明他的結構，“大狗和小狗，或者飽狗和餓狗”。“之間的”以下是由三個成分組成的並列結構，分別拿數量詞“一點、一個、一種”起頭兒。“不大不小”“又痛又癢”也都是並列結構。

粉碎了敵人的陰謀和幻想，擴大並鞏固了根據地。

全句是由兩個並列的動賓結構組成的。其中“陰謀和幻想”是兩個名詞並列，“擴大並鞏固”是兩個動詞並列，“和”字“並”字是連詞。注意“和”字連接兩個名詞，“並”字連接兩個動詞。

一位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，白吃了三十年！（老舍）

“賣油餅的”跟“敦厚老實的”並列，“敦厚”跟“老實”又並列，“白吃了他的油餅，白吃了三十年”是兩個動賓結構並列。

我也說不全，說不好，過去一年間的新事新事。（老舍）

“說不全，說不好”是兩個動補結構並列，“新人新事”是兩個向心結構並列。

從上頭的例子可以看出，並列結構的成分之間可以有連詞，也可以沒有連詞。成分跟成分之間講究字數勻整，有時還拿相同的字眼起頭或收尾。所以一句話裏即使有好些層並列結構，解釋起來好像費事，看起來念起來却並不覺得沈悶，反而覺得生動有趣。

6. 分析句子的步驟

從上文所說就可以看出我們語言構造的特點。一個結構套着另外一個，這個結構跟那個並列，並不需要很多結合的成分，合榫的地方都是天衣無縫的。除了並列結構可以由兩個以上的成分組成之外，其他都是由兩個成分組成的。這種構造方式規定了分析句子的步驟：對並列結構採取“多分法”，其他結構一律用“二分法”。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。

東方紅，太陽升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。

這句話由三個主謂結構組成，得先把他分成三部分，然後一個一個的分析。這是並列結構多分法的例子。

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。（毛澤東）

這句話可以先分析成主語謂語兩部分，主語是“帝國主義的侵略”，謂語是“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”。主語是向心結構，“帝國主義的”是修飾語，“侵略”是中心語。謂語是動賓結構，“打破了”是動補結構，“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”是向心結構當賓語用。我們還可以用二分法再分下去，分析到簡單的成分為止。

以上把句子的重要成分大略說了一下，下回我們討論句子的種類。

五、句子的種類

我們說話是一句一句說的，句子是說話的單位。只要單獨站得住，能够向對方傳達一定意思的話，不論長短，都是一個句子。比方說有人打門，你問，“誰？”來人回答，“我”。“誰？”是一個句子，“我”也是一個句子。假定主人和客人談話，主人說，“你抽煙嗎？”客人說，“抽”。客人點上煙了，問主人，“你去不去看電影？”主人回答，“去”。兩人就走了。主客的對話，“你抽煙嗎？”“你去不去看電影？”是兩個句子；“抽”、“去”也是兩個句子。說話、作文都有一定的實際環境和上下文。在一定條件之下，一個字就能傳達一定的意思，所以即使是一個字，也是句子。上頭舉的例子，“誰”、“我”、“抽”、“去”都是一個字的句子，都是單詞句。單詞句通常只是對話時用。“你抽煙嗎？”“你去不去看電影？”都是獨立的主謂結構做句子。有些句子可以沒有主語。上次說過，主語有的是謂語的施事，有的是謂語的受事，有的只是謂語陳述的對象。概括地說，主語可以說是陳述的起點、陳述的對象。謂語跟主語對待，是陳述的話。說話作文只要對方能夠從實際環境和上下文了解陳述的對象是什麼，就可以沒有主語。

沒有主語的句子有四種情形。一是實際環境不需要一定把主語說出來。當面說話，“你、我”一類字眼常常不用。比方有兩個人見面，甲問，“幾時來的？”乙答，“剛下火車。”不必一定要說“你幾時來的？”“我剛下火車。”命令請求也是這一類，例如，“進來吧，請坐！”書信日記裏頭的話也常常沒有主語。日記上寫着，“收到張三來信，非常高興。”信上寫着，“收到來信，非常高興。”照例不用“我”字。二是主語已見上文，不必重複。例如：

丁玲寫過一部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》，是新中國第一部描寫農村階級鬥爭的長篇小說。

“是”字前頭不必重複書名，連“這、那”一類字也可以不用。

我走了兩家旅館，都沒有空房間。

“都”字前頭不必再用“兩家旅館”或“兩家”一類字眼。

(一九五二年十月號 21)

三是主語泛指，也就不必說出。例如：

不登高山，不見平地。

無論學哪一門自然科學，非有數學知識不可。

慶賀天蘭路通車，繼續努力修築蘭新路。(毛澤東)

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。(周恩來)

四是日常用語，往往沒有主語。例如：

下雨了。刮風了。出太陽了。

可以的。好極了。沒有問題。

這些話有時也可以有主語。例如，“下雨了”可以說“天下雨了”，“好極了”也可以說“這好極了”。

單詞句是不必分析，也是不能分析的。無主句分析的手續跟謂語一樣，因此我們可以拿主語謂語齊備的句子(簡稱主謂句)做句子的代表來分析。

幾個在意思上有關係的句子，可以並列起來造成複合句。例如：

棉花紡成紗，紗織成布。

這個複合句的成分，“棉花紡成紗”跟“紗織成布”都是分句。複合句的分句之間，有各種不同的關係，將來還要討論的。

總起來說，無論是一個字幾個字，無論是什麼結構，只要獨立說起來成話，就是句子。說什麼結構是就內部構造說的，可以獨立，可以不獨立。一個結構要是包含在別的結構裏頭，無論多長多複雜，都不是句子。

句子可以拿謂語的性質做標準分成四種。比方說：

今天十月一日，天氣很好，我們上街遊行。天安門人多極了。

“今天十月一日”是“體詞謂語句”，“天氣很好”是“形容詞謂語句”，“我們上街遊行”是“動詞謂語句”。“天安門人多極了”的主語是“天安門”，謂語是“人多極了”。“人多極了”本身是主謂結構，所以“天安門人多極了”是“主謂謂語句”。以下分別討論這四種句法。

1. 體詞謂語句

體詞是名詞、代詞、指示詞、數詞、量詞的總稱。這些詞彼此互相結合(如十月一日、這個、那個)，或者前

頭帶有修飾語(如大雨、小雨、晴天、陰天)，這樣組成的體詞結構，都可以簡稱爲體詞。

拿體詞做謂語的句子，叫做體詞謂語句。(注意，並不是所有的體詞都能單獨做謂語。)體詞謂語句平常總不太長，口語裏用得比較多。有時候可以加上動詞(多半是“是”字)，改成動詞謂語句。有些句子不能改，有些改了意思跟原句不同。爲說話方便起見，分組舉例說明。

甲、“主語是屬於謂語那一類的。其中最常見的是表示日子、天氣、籍貫。如：

今天星期幾？今天星期三。今天國慶日。

昨天陰天，今天晴天。

你哪裏人？我浙江人。

這些句子有三點可以注意。第一，這些句當中可以加“是”字，改成動詞謂語句。如“今天是星期幾？今天是星期三。”注意“是”字輕讀，要是重讀，就是加重語氣，跟沒有“是”字意思不全一樣了。其次，否定句用“不是”，如“今天不是星期四”。第三，不能根據上兩點，說這類句子省略一個“是”字。事實上，加“是”字的時候比較少。體詞謂語句並且常常跟動詞謂語句並列，如“前天下雨，昨天陰天，今天晴了。”

乙、謂語是帶數詞的體詞結構。例如：

我十九(歲)，他十一(歲)。

他十五公斤。

數詞前頭可以帶修飾語，如：

他剛剛五十公斤。

我才二十歲，你可已經五十啦。

這類體詞謂語句也有跟動詞謂語句並列的，如：

北京城可大了，有名兒胡同三千六，沒名兒胡同

賽牛毛。

“賽牛毛”是動賓結構，“三千六”靠着“賽牛毛”的襯托，意思更加顯豁。

丙、主語謂語都含有數詞。例如：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。

三百六十五天一年。

這兩句的主語跟謂語相當，位置可以互換。當中可以加“是”字。

一千元三斤白菜。

三斤白菜一千元。

這類說價錢的句子，主語謂語也可以互換。當中可以加上“買、賣”等字眼，改成動詞句。如“一千元買三斤白菜，三斤白菜賣一千元”。

丁、表示主語跟謂語同一。假定甲乙兩人對話：

你這個傻子。

我才不傻呢，你傻子。

注意，“你這個傻子，你傻子”，這兩句話跟“你是(個)傻子”意思不一樣。加“是”字是分類性質，不如不用“是”字表示同一的句子有力。

戊、謂語是主語的一部分，提出來表示主語的特性的。例如：

那個人黃頭髮。

這個桌子三條腿。

這類句子口裏常說，有時這類謂語也跟別種謂語並列：

一九四九年的十月革命節後，我在莫斯科《旗幟》雜誌社遇見了格林娜·尼柯拉耶娃。她黑頭髮，大眼睛，很樸素，却又令人有一種新鮮之感。(丁玲)

“她”是主語，“黑頭髮，大眼睛”都是體詞謂語，“很樸素”是形容詞謂語，“却又令人有一種新鮮之感”是動詞謂語。這些謂語前頭一律不加“是”字。

己、主語有點像謂語的條件。例如：

“大雨大災，小雨小災，無雨旱災。”這是形容淮河流域容易發生災害的一句話。首期治淮工程完成後，已經做到“大雨減災，小雨免災。”全部工程完成後，年年可以豐收。

我們看看引號裏頭的話。“大雨大災，小雨小災”的主語謂語都是體詞，全句是體詞謂語句。“大雨減災，小雨免災”，謂語是動賓結構，全句是動詞謂語句。“無雨旱災”，主語是動賓結構，謂語是體詞，全句也是體詞謂語句。

庚、謂語的末了有“的”字。例如：

我昨天到的。

你從哪裏來的？

“我昨天到”，“你從哪裏來？”都是動詞謂語句。在句尾加上“的”字，謂語就變成體詞結構，全句就成了體詞謂語句。這兩個句子裏頭有動詞，看起來好像不是體詞謂語句。實際上這兩句同上述甲組一樣，主語是屬於謂語那一類的，所以都可以加“是”字改成動詞謂語句。比較：

你哪裏人？

我浙江人。

你從哪裏來的？

我從浙江來的。

你是哪裏人？

我是浙江人。

你是從哪裏來的？

我是從浙江來的？

2. 形容詞謂語句

形容詞是表示事物的性質的，可以作修飾語，如“濃茶、新衣服、乾淨衣服、大院子、寬綽的院子”。也可以作謂語，如：

這碗茶濃。

他的衣服很新。他的衣服乾淨。

我們的院子很大。我們的院子寬綽。

這些句子叫做形容詞謂語句。

一般地說，性質總不是絕對的，而是相對的比較的。形容詞謂語句常常包含比較的意思。形容詞雖然可以獨立做謂語，實際上這種句法比較少見。“這碗茶濃，這個辦法好”，這兩句話都有比較的意味，隱含那碗茶不濃或者沒有這碗濃，那個辦法不好或者沒有這個好。別人問：“這個辦法好不好？”或者“這個辦法好嗎？”我們回答：“這個辦法好”。好不好之間有個選擇，選擇就包含比較的意味在內。“他的衣服乾淨，我們的院子寬綽”，這兩句話也多少有點對比的意思。要是在句子頭上加上“還是”，說“還是這個辦法好”，“還是”是說“別的辦法不如……”的意思。

有時候，形容詞前頭帶表示程度的副詞：

他們的行動很迅速，很祕密。

江很深，水流又急。

大家很累，可都很愉快，一下子就把剩下來的活兒幹完了。

這孩子真奇怪，他好像永遠不會疲倦是的。

這個燈泡太亮，請你換一個。

有時候帶否定副詞：

河水不深，流速甚緩。（盧耀武）

說說不要緊。（老舍）

比較下列兩組例句，可以認識形容詞謂語句的特性。

甲

乙

志願軍勇敢。志願軍是勇敢的。

他老實。他是老實的。

這個梨酸。這個梨是酸的。

這張桌子大。這張桌子是大的。

這兩組句子，字面和意思好像都差不多。其實這兩組句子的結構不同，意思也不全一樣。甲組是形容詞謂語句，說的是性質。甲組加上“是……的”，就變成乙組，是動詞謂語句，說的是類別。上頭說過，動詞謂語加“的”字變成體詞結構。同樣，這裏形容詞加“的”字也變成體詞結構，“勇敢的、老實的、酸的、大的”在這裏都是類名。

3. 動詞謂語句

動詞單獨作謂語的句子，或者前頭加修飾語，後頭加補語賓語，全是動詞謂語句。例如底下一段話，全是動詞謂語句。

天蘭鐵路通車了！全國人民歡喜，全西北各族人民更歡喜！西北人民盼望了很多年，今天這個希望實現了。天蘭鐵路提前通車，就會大大推動西北的物資交流，改善西北各族人民的生活，使整個西北建設事業，更快的向前發展。（王世泰）

動詞種類很多，雖然大部分是表示動作的，並不是每個動詞都是表示動作的。最常用的“有、在、是、為、像”等動詞就不表示什麼動作，例如：

我從前什麼都沒有，現在有了土地和住所。（報）
他還在北京，沒有走。

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。

共產黨是大公無私的。

愛祖國，愛人民，愛勞動，愛護公共財產為全體國民的公德。

過去的工作只不過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。

（毛澤東）

這些動詞將來還要講的。

關於動詞的修飾語補語賓語，參看第四節（本刊一九五二年九月號）。現在只舉出兩種比較複雜的動詞謂語句：“連動式”和“兼語式”。

先說連動式，連動式就是動詞（包括副動詞）結構連用式，特點是不變主語，當中沒有停頓。現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。

農民對地主恨極了。

農民把地主打倒了。

“對、把”是副動詞，“對地主、把地主”是提示性質，把地主提出來討論的。

等一會兒去。

去等一會兒。

我到市場買蘋果回來請你。

這三句話是拿時間次序分先後的。第一句先等後去，第二句先去後等，第三句是一連串的動作，一個跟着一個。

你替他上課。

為人民服務。

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。

這幾句是說明目的的在先。

再說兼語式。兼語式是兩個主謂結構套在一起，如“我叫他來”。“我叫他”，“他”是“叫”的賓語。“他來”，“他”是“來”的主語。“我叫他”，“他來”都是主謂結構。“我叫他來”，“他”是“叫”的賓語兼“來”的主語，所以叫做兼語。大部分兼語式，兼語後面沒有停頓。例如：

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獲得了獨立和自由。